

疏義曰民既樂其生則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而以犯法為重由是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言必有物而奇言者息知奇言有誅故也行必有常而異行者殄知異行有禁故也執而殺之國有常憲求其抵冒者吾未^{其六}知其有敢苟^{二十五}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者正此意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者^斷

○微宗註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斷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疏義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無為而尊故用天下任事者有為而累故為天下用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惟分各有常而不易故典獄則有司殺運斤則有大匠君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彼從事於務者未嘗過而問焉使下有為也上亦有為是代

司殺者殺代大匠斷是上與下同德安能治人哉然則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聖人之治無為而天下功所以得治之要者在知道而已知道則為無為事無事而天下為用焉是以文王能宅俊而官使之於庶言庶獄庶慎無所兼惟以得有司之牧夫為急則其無所代可知矣

夫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

○微宗註曰代斷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疏義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人行不言之教故能措天下於安平泰又惡有代斷之傷乎此莊子於應帝王則曰無為事任是無為而任事者責也宜其於篇終乃曰至人之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大學 生 江 樓 疏

忘七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微宗註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疏義曰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使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日用飲食樂歲終身飽者非特不重其賦以養民而已蓋有以使之棄末趨本故也蓋德惟善政而政所以裕民治古之時有得於此是以即十有二土以辨其宜因十有二壤以教其稼分地職奠地貢任之成功則有鄙師之賞勸之弗率則有載師之罰未然後民莫不致力南畝樂業勸功而黎民不饑矣當是時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又焉有田萊多荒不足於食之患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微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以政事治之雖應物之有常體道之無即其酬酢之用不離於淵虛之宗好靜而民自正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所以然者以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故也恃道化則政不煩不恃智巧則姦偽息民將復歸於樸矣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之謂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徽宗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无不為已

疏義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世之人不知取所重遺所輕乃厚於其生薄於其義苟得於利者靡不為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勤爭魚者孺逐獸者趨至於失其常心放僻邪侈无不為已方且蹈犯艱險輕於視死雖矜生太厚適足以喪生也

唯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无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疏義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即一身之所繫莫若乎生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惟不自有其生乃能全其生則達生之情者又安用務生之所無以為哉悲夫世之人以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殊不知無累則正正平則邪氣不能襲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矣能無累則无以生為无以生為則不務生之所无以為可以棄事而遺生矣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德同於初則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貴生雖

異於輕死不若遺生則又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斂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斲鋸不用推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无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民足食而不飢民復樸而不難治民貴生而不輕死也帝王之極功其在是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徽宗註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冲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義曰列子曰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

1021 14 0677 7101

之死萬物盈於天地之間麗於奇耦域於動靜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即其生殺言之陽氣常熙以發生為德萬物因之以敷榮故柔者剛弱者強陰氣常凝以肅殺為事萬物因之以凋瘵故堅者毀銳者挫氣機密移至於肅殺則沖和喪而復乎至幽矣世之役於陰陽者知其生殺相代而不知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故失生理而動之死地焉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莫不由之者也計事則堅強足以勝柔弱語道則柔弱足以勝堅強此堅強為死之徒柔弱為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徽宗註曰抗兵相加則衰者勝矣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運精神動心術所務者本而後末從之則天威震疊神武不殺見於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固足以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得其常勝之道又豈以兵強為先哉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然

則抗兵相加而衰者勝以善持勝故也
木強則共

徽宗註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疏義曰詩曰荷桐梓漆蓋桐梓者亦良之材可以備禮樂之用方其始生也特拱把之小而已人苟欲生之皆知養之以其柔弱也及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可以中宮室器械之材則伐而共之矣以其堅強也稽諸植物猶以強而先伐則堅強者死之徒何獨於人而疑之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疏義曰柔者道之剛故常勝之道在柔弱者道之強故常不勝之道在強蓋積於柔而成剛積之者在其先積於弱而成強成之者在其後先者在上後者在下堅強固居上柔弱固處下矣即天地以觀之天以積氣職生覆而位乎上積氣非堅強也地

以積塊職形載而位乎下積塊非柔弱也即物理以觀之水之為性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而攻堅強莫之能先風之為物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而折大木唯我能之則以積眾小不勝為大勝故也勝者在

在上則不勝者斯為下矣老氏之道術每得於此以謂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故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入皆取先已獨取後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可謂得常勝之道矣觀其書論柔弱勝剛強者不一有曰守柔有曰致柔又曰不敢以取強焉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於是篇又詳言強弱之道莊子謂以懦弱謙下為表夫為表則非處下之道矣昔孔子對子路問強以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其亦守柔之道歟敦謂老氏之書與孔子之道不合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徽宗註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疏義曰道之在天下廣也包畛織也入歲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何損益之有自道而降斯固於物域於氣而為氣之所化麗於數而為數之所攝一盈一虛莫或已也惟道超乎氣數而為萬物之與故有氣有數者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以注焉而不滿雖益之而不加益也酌焉而不竭雖損之而不加損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聖人之所保在是人不得而去者也且域中之大天地與焉天地雖大然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消之而消息之而息或消或息與時偕行凡以天地空中之一物猶未離於氣數故也夫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歲表更代成壞相因固不逃於自然之

理矣惟天道任理而均故無適而不得其中若山殺瘦而澤增肥水息涸而木消枝噴以牙者童其角權以翼者兩其足高者惡其尤則抑之使俯而就不至於有餘而太過下者惡其卑則舉之使企而及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彼四時春夏先秋冬後徙而不留各得其序矣不趨於中焉觀天之道豈不猶張弓乎

○ 微宗註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疏義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蓋盈者虧之所謂損有餘也謙者益之所謂補不足也損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其化均故爾書以謂滿招損謙得益時天道其斯之謂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 微宗註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虛榮獨而畏高明

疏義曰莫之為而自然者天道也為之而使然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惟人道累於使然故人心惟危莫得其平

下者排之使愈下上者進之使愈上逐物俯仰而無持操所以虛榮獨而畏高明也榮獨可哀也苟或見虐則莫勸其作德而為善者孰為之長高明可藐也苟或見畏則莫德其作偽而為惡者孰為之消是乃損不足以奉有餘而已豈知自然之天道乎

○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 微宗註曰不虛榮獨而聲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 疏義曰榮獨者眾之所違而虐之苟曰好德則雖榮獨必進寵之而不虐是聲者與之也高明者眾之所比而畏之苟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是饒者取之也誠如是其知道乎蓋道者為之公不偏於彼不廢於此泛應曲當致不平以至於平聖人體是以用天下孰有偏諛之患哉然則損有餘以奉不足非與於天道孰能致此莊子曰王者天道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微宗註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无損得天之道

疏義曰至無之中化出萬有聖人體至无以供其求豈恃其為甚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孰有自伐之心乎所謂至為去為者以此豈居其功哉功蓋天下似不自己去功與名還與眾人孰有自滿之志乎所謂神人無功者以此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所謂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積衆小不勝為大勝所謂人皆求勝已獨曲全也凡以不欲見賢故也列禦寇驚五漿之饋有在於是耶惟不欲見賢故謙得益而常無損其得天之道矣與夫飾智驚愚修身明汗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蓋亦異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微宗註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疏義曰水由地中行無所不通鑿之斯為井道之在天下無往不存得之則為性故易以井喻性井養而不窮改邑不改井則以一性之常不以貴賤加損不以愚智存亡雖事變無常而其本不易猶之井也蓋天一生水離道未遠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舉天下之物曾無以易之故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彼物得以易之則是徇人失已而失性之常烏能得常勝之道而能勝物哉惟无以易之則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雖有曲折萬殊之變而一常自若可謂物無得而勝之者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

微宗註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疏義曰智所以窮理仁所以盡性蓋天下之事知之非難行之惟艱苟智足以窮理而仁不足以盡性則是歆於所守无持久之誠其何以行之哉柔勝剛弱勝強世俗之人智非不足以知之常患於不篤志以存之故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何益於事哉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與此同意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微宗註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舍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速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疏義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故江河合水而為大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故丘山積卑而為高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大人舍弁而為公傳所謂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舍垢正謂是也蓋天下雖大

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唯道集虛而聖人之治虛其心焉故能體道之虛群實皆在所攝所受彌廣惟為物之歸則萬物皆往資焉而所制彌遠蓋五土之神為社五穀之神為稷為社稷主必欲滿而不溢高而不危非受國之垢不可也與莊子所謂受天下之垢同意與事造業而其一上比為王故王以歸往為義為天下王必欲持其盈而不溢守其成而不虧非受國不祥不可也與經所謂人之所惡唯欲寡不殺而王公以為稱同意夫受國之垢也受國之不祥也皆榮辱一視而無取捨之心故也要之虛而能受而已故道經言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正言若反
 微宗註曰言豈一端而已及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則言豈一端而已然至言不出

而俗言勝故有聖白異同之論茫然不知所歸天下始以正言為反於物矣惟得言之解者雖反於物而合於道則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天下之至正孰有過於斯者莊子以寓言為真蓋謂是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微宗註曰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忤心者不怨飄无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疏義曰鏃干無心於傷物故復讎者不折飄无無心於觸物故忤心者不怨常有司者殺則人之過之猶鏃干飄无而已是以天下平均故無餘怨且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若乃以聽合驩是愛人者害人之本也禁攻寢兵是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以此和大怨其為善果安在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微宗註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淫受而喜

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疏義曰聖人虛己以遊世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直以循斯須而已虛靜之中何所淫汨莊子所謂循大變而無所淫是也故能泛應酬酢受而喜之未嘗棄人絕物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也為無為事無事處物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是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然契有左右左契所以予右契所以取執左契則不從事於物予之而已雖予之而不責於人則物之來也不約而自予矣故有德司契

微宗註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疏義曰德之在人同焉皆得不可擅而有之者也聖人調而應之德廣所及以心之所同然還以分之而已則人之契合者固不期然而然矣莊子載管子之言曰以德

分人謂之聖此之謂也荀卿亦曰君子潔其辯而同焉者合善其言而類焉者應意與此同

德司微

微宗註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然之心焉茲微也祇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已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疏義曰凡物之量未始有窮物物求通繁不勝應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矣聖人去智與故而循天理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感而後應皆緣於不得已豈樂通於物哉彼昧者不能以深為根以約為紀遂物忘返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弊弊然以通物為事而有和怨之心將以為微祇所以為蔽莊子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不其然乎蓋樂通物則因物有違或至於失已其為蔽蒙孰甚故莊子曰喪已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蓋蔽以言其不通蒙以言其不明累於物而有礙孰能損實為通致虛為

明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微宗註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疏義曰天道任理莫親莫踈天道無私奚取奚予雖無私於取予其因物以為心唯善人是與而已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善人之所從民則從之宜其常與善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以積善成德故天有以與之也是篇言執左契而終之以天道以見聖人與天

同道焉惟其道與天同此洞酌之詩所以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微宗註曰廣土眾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

以此而已

疏義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土宇彌廣生齒益眾皆不離於丕冒之域而此必取於小制國寡聚民者何耶蓋以廣土眾民巧偽日滋事則繁而不勝應智以詐而不勝察遷德淫性觸刑冒禁後世所以不治者皆自此始矣老氏憫當時習俗凋弊乃推原道德發明與義寓之於書以破聲曠直欲易周末文勝之弊俗還太古淳厚之風歛其散而一之落

其華而實之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自容成氏大庭氏至于伏羲氏神農氏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亦使民無知無欲而已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若此之時亦至治已老氏立言垂訓亦欲斯民復乎古初者也故及於此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微宗註曰一而不黨無眾至之累疏義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惟其同德則無所事比而自養者已

足所謂一而不黨者也蓋一者性之所同而不黨者無所事比同而無所比則相忘於澹漠之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什伯之器無所用焉又烏有衆至之累耶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舜三徙成都至郟之墟而十有萬家樂推不狀衆至而歸之舜不容於舜焉蓋所以感而應之者特塵垢秕糠帝王之餘事爾若乃有天下而不與坐致無爲之治非至神而何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微宗註曰其生可樂其死可慕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疏義曰凡民之情莫大乎養生喪死無憾也其生可樂則仰事俯育有所給其死可葬則衣衾棺槨有所備無欣欣之樂無瘁瘁之苦又烏有輕死而不安土者哉周之盛時以保息六養萬民而貧窮得以恤以本俗六安萬民而墳墓爲之族五黨足以相親四閭足以相葬出耕同田入居同廬

利則同營害則同禦民不輕徙而之四方者亦以生可樂死可慕而已又况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則其重死而不之四方也宜矣然而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治古之民所以重死而不遠徙者以上得其道有以愛之利之故也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民不遠徙非得其道而何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微宗註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難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與無所乘之无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疏義曰性分之外無非物也與物爲偶則外游是務欲慮滋起轉徙馳逐莫之或已
有以致遠則山必蹊隧而通有以涉難則澤必舟梁而濟雖欲休息迹不可得矣惟至德之世民復其性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而不相往來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平易

恬悛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與無所乘之是非兩忘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亦各安其性分而已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微宗註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疏義曰法之在天下必有以記久明遠以貽將來者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夫言有所不能紀則證之於書事有所不能信則別之以契至於治極無爲民淳事簡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方且當而不知以爲信雖結繩以紀其要已足以孚天下之心又何假書契之詳密然後使民不相欺哉所以復結繩而用之者欲還民於太古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微宗註曰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疏義曰民復性則棄末棄末則敦本不作無益不貴異物所賴以終身者田祭之事

而已是以耕而食則殺人一於耕織而衣則絲人一於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智巧無所施也日用飲食而已故舍哺而嬉利害無所撓也自適其適而已故鼓腹而遊民之能事已此矣於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四者之外無餘事也甘其食在於止分不在於厭飲食美其服在於去華不在於服文采安其俗於不擾無妄動之失樂其業以自足無欲羨之求非民復其性何以臻此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
微宗註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疏義曰居相比則其迹為甚親聲相聞則其處為甚適宜其相保相受相調相賓也乃至於澹然兩志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不知禮之所將相與於無相與故爾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可也性復樸而無欲心志

物而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非至德而何老子於太上章言百姓謂我自然蓋於太上的治既言百姓謂我自然則知至德之世民莫之為而常自然者無足疑矣

信言不美

微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

疏義曰道非言無以聞其奧言非道無以立其本道之出言淡手無味根於理義不特芻豢之甘膏粱之美也可操以為驗可稽以為法合若符節正而易行故關百聖而不慙堅如金石要而易守故歷萬世無弊然則信言之本乎道又何貴於美耶

美言不信

微宗註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文為旨故不足於信

疏義曰貌言無實無實者華而已故貌言為華而至言為實從事華辭殆非辭達以文為旨殆非體要若然則去道彌遠雖終

日言而盡道足以美聞者之聽求其根柢茂如也將何以示信哉故不足於信善者不辯

微宗註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疏義曰越完具而已謂之體衆體所會謂之要辭以體要為尚則得道之大全而貫於至理以此立言莫不當法雖不假辯論而精義具存已足以馭人之可欲是謂善者不辯也昔孔子緒十二經而曰要在仁義孟子學孔子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而曰子豈好辯哉其言有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而揚雄以謂知言之要其善者不辯之謂歟

辯者不善

微宗註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辯道之圓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不能守中則多駢旁枝而畔於道非天下至正也如公孫龍之詭辭惠施之多方殆猶一查奩之旁爾此所以為不善

知者不博

微宗註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疏義曰道要不煩知其微者悟於一言存於目擊少則得之何以博為經曰博之不得名曰微探其微則無形而隱矣惟反要而語極者然後可以知此莊子曰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博者不知

微宗註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疏義曰為學日益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有以多為貴者至於為道日損則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何取於聞見之多哉善進道者有曰守約有曰說約信所謂不知其約也老氏應孔子至道之問且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則知道之至妙殆非多聞見可得而知也明矣

聖人無積

微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損

疏義曰道之至虛未始有物物量無窮皆域於道道冥於無則虛而能應物滯於有則其與幾何若箒之所成取之如單簾之所與有時而隱是有積者故足也至於虛而無積則異於此若鑑對形妍醜畢見若谷應聲美惡皆赴所謂無藏故有餘也聖人體道之至虛運而無所積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時出而應之特其緒餘爾未始礙於實也所以能化於變化而獨成其天歟莊子論天道帝道與夫聖道皆曰運而無積者此也孔子得是道至於奔逸絕塵反一無迹非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也故曰丘以是日損雖然彼已盡矣又豈於虛寂使學者終不得其門而入耶特不膠於有迹與之兩忘於無有而已雖忘平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微宗註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隨

疏義曰道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注之不滿酌之不竭贈足一切而未嘗費凡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致其生成者皆往資焉而不置亦以運而無積而已聖人得乎道未嘗擅而有之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應酬酢之用於虛靜之本至該至徧隨取隨足所以供其求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天之直利而不害

微宗註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疏義曰乾天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化機密移於太虛之中闢而生之施而運之物由是而成凡萬寶畢昌於亨嘉之會者無非以美利利天下也詩歌豐年有曰多黍多稌蓋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必以多言之以見天之美利無所不及也雖不言所利而利在其中矣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美利如此又何害

之有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徽宗註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出于无為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

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疏義曰聖人以道莅天下因物之性輔其

自然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所謂動善時

也供物之求自無適有應而不藏其靜若

鑑所謂守靜篤也赴物之感柔靜自若故

和而不唱其應若響所謂守其雌也是三

者在已無居形物自著非無為也非有為

也無為而無不為雖建立萬法而為出於

無為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天之道一

氣自運品物感耳無為而常清不爭而善

勝聖人體天以御世與造物者遊其道察

膚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泛應酬酢而

無所於忤故為而不爭茲德也而同於道

故德經終焉老子於德經之終必以同於

道為言者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

之謂德德總乎道之所一惟德進於道然

後可以言德之至語道德至此則作經之

旨不其深乎竊嘗論之夫無言而道隱不

若有言而道明老氏憫當時文勝之弊不

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將以復其性

情而還之太古著書九篇發明道德之

意以浚迪天下後世非得已而言也故於

終篇序其作經之意以謂信言不美辯者

不善蓋欲使學者因言以探賸得其所言

以造於忘言之妙也亦若莊周之書終於

天下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自

以謬悠荒唐祛其著書之迹嘗歷考諸子

智足以知聃者無過於周也其書相為表

裏豈特言辯之間哉迹其論六經之所導

不過詩之志書之事禮之行樂之和與夫

易之陰陽春秋之名分而已豈在於章句

之末是知者不博也及其論衆技之所長

自墨程而下至於惠施之多方其書五車

舛而不合駁而不純去道愈遠是博者不

知也以已獨取虛言之則聖人無積可知

也以徐而不費言之則為人愈有與人愈

多可知也觀聖人有萬物和天下必以天

為宗以見天之道利而不害也觀建之以

常無有必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見聖人

之道為而不爭也謂老莊之書其言不一

其道不約而契考其終篇之意是為得之

謹論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